

國學基本叢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五



書叢本基學國

錄要年繫來以炎建

(五)

撰傳心李

行發館書印務商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六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鄭滋言：兩淮殘破之餘，遺民無幾，請併州縣，省官吏，以寬民力。詔帥司相度以聞。徽州童子九歲名林國佐，能誦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爲故事。是月，鄆庭聞林次期八月。

饒州卓興，九年五月饒州王文明，十年九月饒州晏章，十一年五月饒州江安國，十二年三月饒州鍾遠，四月饒州章林，十二月張嘉叟，嘉鄉十二月五日，福州陳顯，十二月饒州朱授，十五年正月饒州寧百拱，四月潘汝功，十二月饒州戴松，戴悅，二十八年三月，福州莊大成，八月饒州孫才，三十年，茹意，八月，張達，皆免解一次，惟晏章兼習步射，能變陣勢，故永免文解焉。

〔案〕二年至三十年童子求試者三十六人，內授官者三人，已見二年三月癸丑，八月庚戌，今年三月丙寅。左武大夫榮州防

禦使神武後軍統制巨師古，除名，廣州編管。初師古以所部屯揚州，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令移屯泗上，師古稱疾不出，世忠怒，劾之。詔統領官高舉將其軍還行在。熊克小麻韓世忠欲令聽其節制，師古不伏，世忠劾罷之。〔案〕日麻今年四月癸巳，得旨令師古聽世忠節制，非世忠

欲之，而師古不伏，蓋不肯屯泗上，克恐誤也。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員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之。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推。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朱異言於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詔自今給降空名官告綾紙，令官告院各立字號，吏部置籍，其書填官司限一月申部注，每年仍

具已未書填總數申部用權侍郎鄭滋請也。自渡江來所降度牒甚衆而無其籍。至是始申明之。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崇寧閒何執中爲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胥部二年然後畀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爲便。迨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員外郎蘇良治

奏復之。遂命末廳郎官兼良治建請在四月辛亥十五年七月又復閣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侍郎胡松年入辭。肖胄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以濟艱難。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閒而緩之也。肖胄母文安郡太夫人文氏聞肖胄當行。爲言韓氏世爲社稷臣。汝當受命卽行。勿以老母爲念。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肖胄等奏左朝請郎祕書丞環中爲左朝議大夫。充書狀官。從之。文氏進封在戊子命提舉修內司楊公弼更作行宮

南北臺門。

戊子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許翰薨於吉州。翰以今年七月丙辰轉官致仕七月辛巳贈官日厥附傳乃在去年誤也度支員外郎權監

察御史胡蒙宣諭浙西還。上命蒙先以御寶手麻及所申明利害進册來上。是日入見。蒙出使七閱月。所

案吏八人。二年十二月庚戌海盡丞董兗二年二月承節郎長洲添差縣尉丁誥保義郎監湖州稅務趙序之三月甲子承節郎添差

監震澤稅務趙公遜四月壬辰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五月丁巳昌化令黃壽並放罷取勘左文林郎王闕五月丁卯

行薦士六人。三年四月丁未左朝奉郎知吳縣宮聲右通直郎知晉陵縣曾仍五月戊寅左朝奉郎知崑山縣俞彥與右朝散郎知常州俞侯庚辰右承直郎知於潛縣樓璠並選官九月壬申布衣李杞補官論者以爲蒙所

言皆呂頤浩風指也。後半月擢蒙爲右司員外郎。蒙除右司在甲辰。

庚寅宣撫處置使張浚奏捷。且請俟過家上冢畢順水赴行在上。曰：「賴敵自退，西蜀無虞。」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彊敵敗散，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更取旨。」上曰：「可速其來。」王似、盧法原督使趣赴往。仍降詔撫存蜀中，並興元、金、洋。問民疾苦。時似已至司治事，而行在未知也。是日德音。熊克小麻作曲救蓋誤。降川陝鬪

殺情輕死罪囚，釋流已下。吳玠、關師古將士令宣撫司第功以聞。王彥特放罪復往金州控扼，應歸業人戶積欠稅役等，皆蠲之。四川得解舉人，願赴南省者，給進義副尉驛券。自軍興後，創行法度科斂，見爲民病。非爲軍需所急者，仰以便宜一面住罷。夔、峽州縣權免商稅及力勝一年。時浚方論卻敵之功，將佐幕官皆以便宜遷秩。起復鎮西軍節度使涇原秦鳳經略使知秦州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參議官程唐進秩一等。徽猷閣待制參贊軍事權宣撫判官劉子羽陞寶文閣直學士。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進保大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榮州防禦使熙河蘭廓路馬步軍副總管統制熙秦軍馬關師古爲秦州觀察使。落副字。榮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同統制軍馬楊政爲明州觀察使。知慶陽府兼節制鳳州軍馬康州團練使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統制和尚原軍馬吳璘為榮州防禦使。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軍馬。朝請大夫直祕閣通判鳳翔府陳遠猷為左朝議大夫。饒風之敗。宣司賞功他書皆不見。王彥行狀云。敵自襄斜遁去。樞相張公以為敵雖深入而亡失士馬之多。前此未有實同敗衄。而卒保全蜀者。繫諸將勤力。棄過錄功用。黜陟聖旨。進秩行賞有差。授公保大軍承宣使。公獨不

受。士益重之。劉子羽募誌敵山商於犯金州。涉春遂遁去。還興元。然張公已困於護。公亦被罪也。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據此則子羽除寶直當在此。或除宣判時。宋勝非所謂張浚以便宜除官至雜學士。殆指此也。日麻今年八月丁未。程唐轉官回授。九月丙子。楊政。陳遠猷。轉官同日。成州團練使田設陞鄂州防禦使。皆用饒風關功賞。十月庚子。有旨。吳玠已除利州路階成秦州制置使。而功贖記。玠加檢校官。除制置使。皆併繫於饒風退師之後。蓋宣司便宜所授。以不見本月日。故因浚赴召。牽聯具書之。更須詳考。 彥辭不

拜。王彥不授官。似為朝考有放罪。指揮宣司因不敢奏。行狀恐飾說耳。 頤浩又遺浚書曰。即未可去蜀。第爾宣司當為開陳如所請。浚不顧。既而法

原亦至閬州。浚遂與子羽及參議官左通議大夫王庶。主管機宜文字兵部員外郎馮康國。鼎州團練使提舉江州太平觀劉錫俱東。以左承議郎李良臣提點降賜庫。良臣掌庫。以明年四月十九日。良臣申明劉錫等借金銀狀修入。 武經郎閣門祗

候知長寧軍甄援權隨行幹辦。此據明年五月十九日甄援乞換給狀。 罷朝議大夫知瀘州蘇覺。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而以

程唐為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唐之除。日麻不見。瀘州知州題名。覺罷唐到。皆在此月四日。癸未。唐自知瀘州落職奉祠。 邠州觀察使永興軍路軍略使郭浩

知興元府。本府知府題名。浩今年七月到任。未知浩此時為何官。題名稱彰武軍節度使。蓋誤。 直祕閣潼川府路轉運副使兼隨軍轉運副使張深知夔州。

日麻深以今年八月癸未用浚奏改知夔州。尋又以左朝散郎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馮楫權樞密院計議官與偕行。樞密計議官據紹興三年九月

十二日楫論遂寧府緝估劄子繫銜如此他書蓋無有也。日麻紹興八年正月十九日御史中丞常同劄子伏見楫詔事張浚僅同僕隸頃歲浚罷宜撫還朝楫無以爲佞乃作疏頭鈔劄屬官監司郡守錢物以獻於浚取於他人者多而自取者少幕中不平紛爭而止三月六日辛卯臣依上言近嘗彈論馮楫之罷已蒙施行四川自靖康以來七年上供皆因軍興諸處截用楫獻策於浚再行科斂會朝廷訪聞降指揮而罷蜀人畏之切骨(案)同所云皆此時事今並附此其有無常考。隨軍轉運副使張澄

統本司西兵赴行在

樞主管軍馬據澄明年五月十四日乞繳隨軍物色狀修入熊克小麻四年四月先是張浚令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張澄統本司兵萬人出蜀詔趣至行在據日麻今年九月乙亥浚具到將帶本司兵馬四項數多者

止五千人統押官亦無澄名數內有五千人又已得旨遣還此所云統本司兵萬人恐誤今修潤附此當考。良臣綿竹人也。(中興聖政)是日上謂呂頤浩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然

警語徐俯異時官下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維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其可行(臣留正等)曰法爲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怛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爲治惟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爲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官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辛卯沿海制置使仇畚罷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軍學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

進一官赴行在。彌正、彌遜、弟絢、丹陽人也。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李膺知虔州。坐令鹽商獻納贍軍錢。爲提舉官所劾。下吏當罰金。詔膺奪職。貶秩一等。佐吏九人抵罪有差。賜王似宣撫處置副使印。從其請也。

癸巳。監登聞鼓院廖邦傑罷。以待御史辛炳論其移疾廢朝也。

此爲洪擬言闕政事。

寶文閣待制提舉建州武夷山

沖祐觀陳戩卒。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王玘爲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么復犯公安、石首二縣。先五日。命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會荆、鄂、潭、鼎統制官辛太、崔邦弼、任士安、杜湛之衆往討之。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玘總舟師以行。遣忠銳第一將崔增、神武後軍統領高進以所部五千從玘。又命韓世忠、劉光世各以舟五百與之。仍持五月糧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玘節度。時知岳州范寅數遭內艱。以策干湖南安撫使折彥質。一議戰兵大略。謂楊么初起。有寨二十。舟三百九十。兵八千餘人。今首尾五年。其數必倍。然糧倉闕乏。器械鮮少。官軍之一。可當其十。今約水陸各萬人。可以取勝。一水軍萬人。探聞鼎州見管正義兵八千。揀點精銳。可得五千。潭州帥府若選五千兵。可足備禦。不必遠召荆、鄂之兵矣。二議戰舟。云。賊有車船。如陸戰之陣兵。鯁頭船。如陸戰之輕兵。官軍亦當用此。今以水軍萬人分五軍。每軍二千人。用車船二十隻。每隻容正兵二百五十人。將佐梢工百人。鯁船三十隻。每隻容正兵五十人。并棹

夫押隊共八十二人。各令附帶錢糧。多集矢石。其行常與緞船一進一卻。進必有所取。卻必有所誘。亦計之上者也。三議兵器。云賊有鐃鉤拓叉。竹爲之柄。若以快刀芟其頭刃。彼無能爲矣。其勝賊之具。弓矢爲上。鉤鎗次之。手刀又次之。又擇十人爲牌礮手。使居前列。牌以衛我師。礮以擊賊徒。四議棹夫。云戰兵恃其各善汨沒。則緩不及事。當使戰士亦諳棹夫之能。則必安而可用。今所責甚重。棹夫宜與戰士同賞。仍使士卒汰其不能。便令乘載人兵。習其擊刺。使戰士習熟波濤。若履平地。何賊之不勝乎。五議形勢。云岳州抵接賊寨。比諸州最近。如潭州遣發。及會合荆鄂舟師。皆合經由於此。但專令潭州攻討。賊舟師進發。皆由於岳。而岳屬他路。況岳有土人可募。以爲前鋒者。緣本州闕乏。不能集事。乞將兵州依舊隸湖北路。其討殺楊么事。於本州者。權令帥司節制。於上供米內支撥一萬石。六議錢糧。云昨湖南帥司會合岳州荆南兵馬。令各帶錢糧。就行支遣。各緣闕乏。乞專委湖南漕臣一員。權兼充湖北轉運司。專切應副。七議時月。云攻討水賊。須自十月霜降水落之時。港汊分隔。則易爲擒。又當分築甬道。安置礮坐。多發巨石。攻其附近。八議攻討。云武陵辰陽縣界。鼎江南岸。有夏誠。劉三。楊么下水北。上林等寨。各據陸向水。維舟岸側。其鼎州見與夏誠賊寨對壘。而賊於鼎江南北。分布寨柵二十所。岳州去賊武陽口等寨甚便。止一日可行。故鼎州爲陸兵之地。岳州爲水兵之地。如使陸兵萃於鼎州。攻討夏誠。楊么以禦其前。繼使水軍進自鄂州。以乘其後。使腹背受敵。進退無據。賊將安往。彥質以聞。詔下其議。命王夔行之。已而夔請招安金字牌。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么跳

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爲。但令瓌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乃給黃榜十道。自幺及黃誠、劉衡、周綸、皮真并近上知名頭領不赦外。脅從之人。一切不問。如徒中白併及投首。當議優與推恩。遣崔增、高進及帶錢糧。在此月丁酉。彥質奏實數入議。在戊戌。瓌請金字牌。在七月壬戌。今牽聯書之。熊克小麻。詔統制官巨師古以兵二千亦隨瓌去。誤也。日麻。王瓌所申有云。統領官高進等下官兵二千餘人。並係巨師古下舊人。各願隨瓌前去。克不詳考之耳。其實師古此時已勒停編策。不在軍中。克誤甚矣。○（何備龜鑑）我高宗之所以區虞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勿問。是聖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又宣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師以繫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考功員外郎胡蒙言。州縣之職。令尤近民。人之才否。固不因京宮選入而增損。但選入在官日淺。若未練歷。又多投合上位。應副寄居。意在干求。必於改秩。惴惴然惟懼忤物。安能抗勁節。任直道以行己乎。欲自今以往。萬戶以上縣。盡差京朝官每三五員。再赴都堂審察。然後頒降敕命。則冗散疲懦者必汰。而天下宰令。皆得材能之士。不待督責而相先於政績矣。事下吏部。後不行。徽猷閣待制李正民知吉州。以軍行故。歲中科索民錢至百餘萬緡。宣諭官劉太中奏請黜之。正民先以應辦軍儲遷一官。至是寢其命。

丙申。詔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薜赴行在。士薜爲金所執。至河北遁還。東都之再陷也。士薜復沒於金。

及是渡淮南歸。士蓐、襄恭憲王宗愈孫也。濮王宗愈宗愈生房陵公仲暉仲暉生士蓐。

詔江、浙諸州絲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

旬到行在。有不足者，守貳並行竄黜，用戶部請也。

丁酉，詔武顯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知濠州寇宏遷一官，再任，仍賜金帶。

己亥，罷沿海制置司，以海舟三百付明州守臣李承造總領，和州防禦使制置副使張公裕同總領，仍命公裕居定海縣，以總領海船所爲名。左武大夫福州觀察使辛道宗再追一官，坐頃在軍中受賄，補官不實也。

庚子，給事中黃唐傳言：陛下將以武遏亂略，而所用非所試，願詔有司稍復武選之格，酌三歲科舉取人之數，以三分之一待武士，互保應舉，如文士法，其程試先以射藝決去取，次以兵策第高下，中第者注縣尉，他日有統兵官闕，並先選武士，事下兵部，論者以爲非急務，遂不行。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特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畱中，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京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右奉議郎知彭澤縣楊汝明追三官，許參選，俟轉至承議郎止。汝明、宣和初，以上書得官，實納粟也。吏部引陸知微例爲言，故有是命。時方審量濫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員外郎王岡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

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行法與衆棄之。尙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

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頤浩矍然。

王岡事。據孫觀撰墓志。增入不得其時。案史。岡以今年五月除左司。頤浩罷乃去。故因汝明

追官附此。但觀以爲討論寬政。誤恩卻誤。

此時已罷討論濫賞。但令吏部審量耳。

是日都省批狀。諸路私煎盜賣鹽。並依通州已得科罪。用提轄權貨務

都茶場張純請也。時呂頤浩更淮南鹽法。亭戶私貨者。不以多少。杖脊配嶺南。雖赦不宥。

事見去年十二月。

會淮東

提舉茶鹽郭楫言。非亭戶而與軍民交易者。未有明文。事下權貨務。於是純言亦合一等科罪。頤浩奏從

之。至是浙東提刑司申明亭戶盜賣形名。純言上件指揮。雖緣通州管下有犯。臣僚起請。諸路亦合一體

施行。頤浩不復奏陳。徑以批狀行下。自是斷配日多。民間破家蕩產。不可勝計矣。

頤浩批狀事。日麻不載。今以紹興三年十月十一日臣僚

上言并刑部勘會狀增入。狀云。紹興三年六月十八日。省批狀指揮。本月十八日也。非亭戶一等科罪指揮。在今年三月癸亥。今并附此。更不別出。

壬寅。端明殿學士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張深。知成都府。充本路安撫使。初深以老疾。旬免。張浚命深五日一赴司視事。會成都闕守。有詔浚具名奏差。浚承制授深。至是申命。

成都蹟記深以五月八日至成都。

中侍大夫忠州

防禦使荆南鎮撫使解潛言。已滿三年。請罷去。詔令再任。

甲辰翰林學士綦密禮上昭慈聖獻皇后改諡議。尚書右司郎中王玠爲宗正少卿。填復置閣。日麻及都司玉牒所

題名。除宗卿皆在此月。蓋自建炎三年。以奉常兼宗卿。至此始除。玠也。日麻。十月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員。十二月內戶部相度狀並同。疑玠罷後。又不除人。至庚戌乃降旨耳。 祕書省著作佐郎孔端朝守都官

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盧知原充都督府參謀官。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梁汝嘉陸直龍圖閣

知臨安府。以左司諫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也。章再上。詔知原以本職奉祠。知原以是月癸丑提舉江州太平觀。今附此。 詔舒、靳

黃三州仍舊聽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節制。及應副錢糧。先是淮西安撫使胡舜陟乞節三州人馬。許之。

趙鼎言。江西與淮西相接。今三州撥隸淮西。萬一上流有警。則沿江一帶。並無軍馬應援。故有是旨。

乙巳。左朝奉郎監尚書六部門孫夔轉對。言自靖康軍興以來。議和好則忘備禦之方。言拒敵則絕通和

之議。閱時既久。屢失事機。天下至今憤痛。屬者再遣樞臣。銜命出疆。臣恐和戎之議未成。防狄之備遂弛。

敵情不測。事當過慮。望密戒邊臣。中嚴戒律。詔付沿邊守帥。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

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劉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萬六千緡。轉運判官直祕閣劉

景直等告之於朝。詔通融應副。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

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椿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爲

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椿錢。蓋自紹興二十三年始。

月椿錢。諸書不見事始。日麻十七年八月。上諭奏檜。卿未還朝。朱勝非等創起月椿案。史檜以去年八月免。勝非代之。五月。勝非丁憂。七月起。

復。明年九月。罷起月椿。未知的在何時。以事考之。當是今年四月除。二宣撫時。今因江東漕。同申明附此。或可移附四月。

丙午。詔內外從官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右承事郎知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牒以辨親疏。始岐獻簡王仲忽爲宗官。多以建白論者。謂立法太嚴。自渡江後。南班宗室纔六十三員。學官久闕。襲封之典遂廢。宗正有寺無官。故伋言之。時已用伋議。復置宗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用伋議復宗卿。據今年十月己亥。王珩罷少卿劾疏云爾。右朝請大

夫王唐。右奉直大夫李昕並通判荆南府。用鎮撫使解潛請也。

此又與前此鄭作肅建言守臣辟通判指揮相妨。當是用元置鎮撫司專法也。

丁未。詔卽駐蹕所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爲監生。置博士二員。時中書舍人黃龜年入對。上奏言。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遂命禮部條具。其後進呈。上曰。學校固教化之原。然當治戎飭備之時。爲之則近於不急。乃命畱俟焉。上語在七月戊寅。江東宣撫使劉光

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屯登雲門。光世懼其掇己。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旣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爲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

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申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究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遂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日麻七月丁巳。劉光世奏。臣六月二十六日統率軍馬離鎮江。故附此日。光世所奏甚譁張。而熊克小麻乃云。世思猶欲以兵襲其後。蓋爲光世諱也。今參酌附見。是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彥文在

五國城告變。金人遣使案問。金人初欲邀二帝過河。駙馬都尉蔡條力辨其誣。彥文等坐死。金人尋以潘致堯所持奉兩宮金銀藥石來上。上皇見之流涕。謂彥文曰。荷天眷命。未亡趙氏。中興之主。出而繼焉。今日信至。可謂幸會。惟藥材畱以備用。餘皆分賜從行親屬官吏。

王若冲北狩行錄云。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都尉劉彥文首告謀反。金國蔡條是日聞之。於萃王植。

駙馬都尉宋邦光。徑令徐中立聞達。太上驚悸。未以爲然。翌日遣條渡河。以詢虛的。既濟。則千戶貝勒安塔哈李董者。已陳兵河濱。二逆解發。往彼帳前矣。盡得所呈之詳。條歸。太上卽令率親屬及一行臣寮合議。除自鏢以病不能出。餘皆預焉。先此已聞有不測之議。至是而皆惶慄。條曰。吾儕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報效。正在今日。條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少有退避者。神明殛之。言辭慷慨。坐皆泣下。莫不懷奮發直前之心。至七月中旬。彼遣兩使前來勸問。太上遣植同條往見。來使堅欲太上渡河對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光再往。至則尙執前議。乃請淵聖行。及信王棣。駙馬都尉向子辰。內侍王若冲同往條實從之。再三力懇。使方許。明日至行宮之東條所寓之地。而引問焉。羣臣力拒往。反詰問。三日之閒。二賊氣折。自承誣枉。案上復遣前使以諭太上。一面處置。太上曰。二子悖逆。雖陳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爲之使。曰。若如此。自有宣命。並死之。使歸。條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納之。

戊申。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樞密院準備差使王林。以所部充御前忠銳第十將。林。劉光世部曲也。忠銳第

九將史康民薦其才。自承州召還。而有是命。

己酉。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自處州班師。

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
五日大理寺劄子修入。

庚戌。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提舉修國史。時未有日麻。中書舍人張綱請用祖宗故事。命大臣典領起居郎孫近在祕府。亦以爲言。至是始命頤浩。尚書吏部郎中川陝撫諭周隨亨卒於閬州。詔贈直龍圖閣。官其家三人。賜銀帛百匹兩。令撫司致其柩。

隨亨贈官在

九月丁丑。

壬子。右宣教郎王忠民至行在。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於政府。忠民上疏力辭新命。且言臣爲大金舉兵。故自上大金國主三表。爲辯理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求名祿。上不許。忠民以告置於櫝中。藏之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畱中力懇求去。遂依商虢鎮撫使董先於軍中。罷澧州歲貢竹篔簹。

癸丑。賜潭州度僧牒二百。爲修城之用。潭州自爲敵所破。城壁皆壞。李綱以爲汗漫難守。請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綱去。至是安撫使折彥質言於朝。詔監司相度。其後諸司言。潭州城圍二十二里九步。西臨大江。東南兩壁。並依山勢。不可裁損。惟北壁地皆荒閒。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圍計十四里半。有奇。奏可。後亦不克成。

諸司再奏在
十月庚戌。

陝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

以馬來市，西馬復通。蓋起於此。於是宣撫司承制授蕃官趙繼志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七年正月

丙戌降告

川陝

宣撫司以三泉縣爲大安軍。

王明清揮塵前錄：太祖立極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令閻道馳騎齎賀表率先至闕下，上大喜。平蜀後詔令三泉縣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直達榻前。紹興初，四川制置司建言陞縣爲軍，失祖

宗之指矣。〔案〕宣司陞軍，以今春敵騎至三泉而止，故因以爲控扼，非因有達表章之故，明清誤也。

以武臣种友知軍兼縣事，文臣爲判官縣丞。

此據紹興七年閏十月三十日吳玠劄子修入。

是夏，金人所命知慈州劉度破丹州義士孫韓於山寨，降其卒三十人，盡殺之。